



王秉志：从乡下青年到远征军汽车兵

□本报记者 娄刚文 禹舸图



提起当年远征抗战的艰苦，王秉志老泪纵横

1941年12月23日，中华民国政府与英国在重庆签署《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》，标志着中英军事同盟形成。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，组建了中国远征军。这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，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，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个月，战争艰苦而惨烈，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，伤亡接近20万人，取得了同古保卫战、斯瓦阻击战、仁安羌解围战、东枝收复战、反攻缅北等巨大胜利。

征召数十万士兵到国外作战，对当时的政府和普通民众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为了尽到盟国的义务，国民党政府在各地想尽一切办法征兵，甚至抓人去当兵。在当时的平顶山地区，就有不少农村青年被征召入伍，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。记者从“关爱抗战老兵”组织平顶山志愿者“四目灵光”处了解到，目前，我市健在的抗战老兵有160多人，其中赴印、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士兵7人。8月24日，记者采访了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汽车兵、现年93岁的王秉志。



王秉志向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远征将士敬礼

“有我的兵我去，不过得回去跟母亲说一声”，保长说别回去了，到街里就知道了。”就这样，王秉志和其他几个抓来的壮丁被直接送到另一处集中地。第二天，王秉志的父母和妻子才赶到看望。

记者问：“是保长通知的家里？”

王秉志说：“他才不会跑这个腿哩。家里好多活儿，我出去了一天没回，家里就打听，一打听正抓兵，才想着我被抓走了。”

随后，王秉志被送往叶县士官处，分兵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咋回事，就知道分成两拨儿，其中有一拨儿人很哭哩，他问人家为啥哭，人家说一会儿你要是分过来你也得哭，这边是远征军，要出国打仗。

老人说，可能是看他“还像个人样”，他最后被分到中国远征军的预备序列。当时，他不知道远征的目的地是哪儿，只知道是出国跟日本人打仗，估计要打一两年。从叶县走的时候，每人发了一条毛巾，上面有“远征纪念”字样。

悲惨的预备役

王秉志一行90余人，从叶县往南步行，进入湖北省的时候，其中有几个年龄大的不想走了，晚上就商量着把带队的连长捆起来，然后逃跑。没想到被放哨的士兵发现，这些人被抓住吊起来打，打了一会儿让其他人起床站在一边看。就这样没人敢跑了，第二天，密谋逃跑的人被捆绑着继续赶路。

在长江边，王秉志一行坐上了去重庆的轮船，他记得很清楚，“一百多号人坐在船头巴掌大的地方，谁去解个手再回来就没地方了”，一直坐到重庆江北。在江北住了一个多月，因为当官的克扣军饷，他们经常吃不饱饭，住的也很差。王秉志每天睡在麦秸和稻草上，由于过于潮湿，他长了一身疮。还有人水土不服得了疟疾死了，90多个人剩下80多个。

提到其中一个舞阳同乡的死，到现在

王秉志还掉泪：“18岁，才结婚。得了病连长让人把他一个人扔到庙里，过了三天，又说：‘去看看，把他埋了。’就没说看看他病轻点没有。”

王秉志跟其他几个人到庙里一看，这人已经不行了，全身上下趴满了苍蝇。连长说不行了，拉下去吧。谁知道这个人还能听见，咕嘟着说“不，不碍事”。但还是被拽住脚脖从庙里拉出来，一路拖到长江边，挖个坑埋了。

“就在长江边，挖个坑泥往上一堆，水涨上来看不见，水下去还能看见衣服，水拍在身上扑扑的。”因为印象过于深刻，王秉志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细节。他当时就掉泪了，对其他人说：“我要是成这，也给我就这样扔这儿了？”

在重庆待了几个月，王秉志一行辗转泸州、贵州被送到昆明。在昆明，他们的食宿条件有了改善。他听说国民党高层下了很严格的命令，要求远征军预备役士兵的身体1个月时间内必须合格，于是当官的克扣军饷的行为有所收敛，王秉志这才吃上了米饭，还吃上了火腿。仅过了不到1个月，他的脸色就好了起来，只是皮肤上的疮还没好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坐上了去印度的飞机。

幸运的汽车兵

在印度汀江下飞机后，王秉志进入兰姆伽训练营，美国人治好了他的疮，给他发了新军装。

据史料记载，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与英军联合作战失败后，部分军队退入印度，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导下，在兰姆伽训练营受训并进行整编。根据中美协议，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撤销，改称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。史迪威为总指挥，罗卓英为副总指挥。

同时，国民政府利用“驼峰航线”飞机回航的机会，每天空运几百名士兵到印度，以补充兵源。从1942年底至1944年

春，新30师的士兵陆续被空运到印度，新30师编入新一军序列。1944年上半年，第14师与第50师的兵员也空运到了印度。中国驻印军在兰姆伽换装了美式装备，有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充足的粮食，军事训练十分扎实。经过一年的整训，练就了丛林训练和丛林生存的过硬本领。同时大批知识青年踊跃参军，士兵的素质有了大大的提高，使得驻印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。

王秉志就是在此期间进入印度的，对此背景有一定了解，他说“英国人太滑了，像鱼鹰一样轻易不下水”，而“罗斯福不相信中国人打不赢日本人，下令支援中国粮食和武器，重新把中国人武装起来”。

王秉志在兰姆伽被分配到战车七营营部联络组，他现在能清楚地记得营长叫包勋南，是河南上蔡人，副营长汪秉信，组长韩恒德是包营长的外甥。七营编制有一、二、三连，补给连，炮兵连，卫生队。营部除了联络组还有通信组、战车组、侦察组。训练期间，他主要学习汽车驾驶和搜索，学成后负责联络，如传递命令等。据他说当时待遇不错，他领到的钱能买手表、派克钢笔和呢子大衣。

由于是运输部队，王秉志虽然没有太多机会参加一线战斗，但是也经常与日军交火。他说：“驾驶员是日军的重点打击目标，我遇到过好几回被包抄的情况，不过我运气好，没有受伤。”他说：“日本人的机关枪多，声音是呜呜的。”他还曾亲眼目睹过美国飞机投燃烧弹烧日军。后来他所在的部队调到曲靖和沾益，往来昆明和贵州间运输作战物资，直到抗战胜利。

在记者眼里，王秉志不仅风趣、健谈，还有一份年龄和阅历赋予的达观和从容。他很少说到对日本人有多仇恨，更多的是对战争造成无数人死亡的痛心。他在谈到重庆那段经历时说：“我好歹活到20多岁了，真死了也不亏。你知道吗，南方好多当兵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，死了成千上万。”

被骗去当兵

几年前老伴去世后，王秉志离开叶县常村老家，在几个子女家轮住。今年夏天，他住在市区白银路大儿子家。他家在6楼，上楼时记者问同去的志愿者“绿太阳”：“住这么高，他这岁数上、下楼方便吗？”“绿太阳”说：“他身体好得很，老是去建东小区花园那玩儿。”

进屋看到王秉志，果然气色很好，口齿也非常清楚。王秉志对记者说：“我除了稍微有点儿耳背，其他没啥大毛病。”

据王秉志讲，他老家在叶县常村镇毛庄村，祖辈务农。王秉志弟兄两个，他是老大，从他记事起，家里就很穷，饥一顿饱一顿。好在他父亲勤快能吃苦，庄稼活儿干得好，全家好歹“能喝碗稀饭”，条件不如他们家的，则时有卖儿卖女的事情发生。

青少年时期，他在干农活儿之余，也上过一段私塾，但文化不高，算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青年，20岁时，他还没进过县城。

“大概是1942年，记不太清了，我大闺女刚1岁，保长把我诓了过去。”回忆起怎么当的兵，王秉志说，“到后半晌，保长对我说‘有你的兵呀’。我也不敢说不去，就说